

訪採雲月陳

司馬中原的「一天」

「我的一天是從凌晨時分算起的。」

當夜幕籠罩大地，喧嘩的人聲、車聲隨夜神的腳步漸歸沉寂，我的靈感就愈發泉湧，揮動的筆也愈來愈順利，直到兩點多還捨不得睡，吃過我老婆替我準備的蓮子湯，我還得在二樓陽臺望望夜色，才走入夢鄉。」

當我們在吳興街司馬中原的家拜訪他時，司馬夫婦已經把滿地的剪報收拾好，疊在樓梯間旁，柔和的黃色長腳燈，映照著坐在沙發上、笑瞇瞇的司馬太太，而茶色玻璃組成的茶几上，早已擺著幾盤精緻的早點，等我們坐定，和藹而不失赤子之心的司馬先生如是說著。

「我以前住在高雄時，每天清晨和一個朋友從鳳山散步到澄清湖，六年之間風雨無阻。搬到臺北後，美麗的清晨却是大卡車、貨運車的黃金時段，隆隆作響的引擎聲是我的起床號，而我家這一帶沒有紅磚人行道，散步起來總要被汽車、摩托車嚇出一身冷汗，因此，我散步的好習慣從此被腰斬。最近有幾個朋友邀我參加早覺會，晨間起來爬山，試過幾次，爬過附近的拇指山、四獸山後，發覺樂趣無窮，因此我中午利用一點到三點午睡，早上六、七點起床爬山，大夥九點鐘回家，偶爾陪太太買買菜。」

白天裏，我雖然是專業寫作，但交際應酬太多，演講也不少，這些繁瑣事常令我分心。過去十年間，平均我每年都有六十場左右的演講，一週最少一次。地點從臺北到高雄、臺東，從國內到新加坡、泰國；講題方面則初期以文學性、寫作技巧為主，後來則是綜合性，分析書的內涵及深入問題；邀請單位從工商界、傳播界、大專院校、青商會到基督教、佛教、天主教……等，可謂成了『演講專家』。但是，演講實在是件虧本事，一場演講代價約一千元左右，扣除交通費、機票費、食宿，有時是所剩無幾，有時需要倒貼。而且，我沒有固定職業，必須靠寫作維生，演講常常會就誤我的寫作，而內人身體不好，孩子又多（五男一女



茶米集（作家的一天）

（），所以我慢慢地推辭演講，在家幫幫太太，做太太的『二把刀』，注重個人的生活。」

雖然司馬中原盡量推辭演講邀請，但因身兼文協、著協、華興工作協會、青溪等的常務理事與中華文藝社長，多少還需要應酬及看稿，一個月中仍有二十天不在家，所謂「人怕出名豬怕肥」，像司馬中原知名度這麼高的作家，時間要怎麼分配才够用？

「無論我多忙，除了社會事物、閱讀外，我絕不會荒廢寫作，每天的工作時間大約十二到十六小時，中華日報及世界日報固定版面多少也督促我不斷寫作。」

內人是我的好秘書，她喜歡剪報，我喜歡閱報，家裏十餘種報紙可讓她天天鑽在報紙堆內，對於考據、民俗及鄉土的東西，是我倆共同的愛好。我想，未來我最大的理想是把中國古代文學及現代文學作有系統的研究與整理。

目前，我們吳興街的家不够大，書房也太狹窄，拿個資料就要爬梯子，非常不方便。今年內，我希望可以把辛亥路新房子蓋好，那時，將擁有三層地上樓與地下一樓，共八、九個房間，我有個書房，內人有個寬敞的工作間，而一樓將開一個大客廳與一個大餐廳，招待我們的老朋友與年輕朋友……」

聊著聊著，司馬中原就讀於文化新聞系的老三回來了，原來都已經十點半了，我們連忙起身告辭，司馬中原在玄關外抱起一隻花貓，摟在懷中問他是否餓了？並告訴我們，牠其實是隻野貓。一個產品多、俗務煩的作家，在這時流露他愛自然、愛動物的赤子之心。在他送我們走出巷子之時，目光映照在他安詳而始終漾著笑意的臉孔，真讓人有寧靜平和之感，我們衷心希望，明天，對司馬中原又是一個寫作的好天！